

黃土風情系列小說

風流父子

作者 王東滿

北岳文藝出版社

黄土风情系列小说

风流



作者 王东满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风 流 父 子

王东满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丽荣照排中心排版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 字数:200千字
1994年8月第一版 1994年8月长沙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—10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352—3I·1330

定价:11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爱情上几遭失败的单身父子，他们出过笑话，也当过人家的话柄，也有过那么一段风流韵事。致富政策后、父子俩发家了，爱情问题也就突出来了，奇巧的是父子俩同时爱上母女俩，围绕着父子、母女、之间的爱情纠葛，和邻里议论，社会的偏见、爱情的离奇曲折、最终赢得理解，他她们同时也迎来消魂的时刻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张得寿忌老 (1)
- 第 二 章 坟头掠过一道闪电 (2 2)
- 第 三 章 可怜寡妇心 (3 0)
- 第 四 章 活见鬼 (5 2)
- 第 五 章 风流苦 (7 0)
- 第 六 章 台下另有一场戏 (8 1)
- 第 七 章 月夜静悄悄 (9 5)
- 第 八 章 播种在秋天 (1 1 1)
- 第 九 章 心心相印 (1 2 7)
- 第 十 章 女儿愿 (1 3 7)
- 第 十 一 章 哥俩误 (1 4 7)
- 第 十 二 章 七股八岔 (1 6 0)
- 第 十 三 章 邪心生暗鬼 (1 7 3)
- 第 十 四 章 烦扰 (1 8 3)
- 第 十 五 章 麦田春歌 (2 0 5)
- 第 十 六 章 骂街 (2 2 3)
- 第 十 七 章 酒后吐真情 (2 4 3)
- 第 十 八 章 教唆 (2 5 6)

第十九章	煽风点火	(2 6 8)
第二十章	来者不善	(2 7 6)
第二十一章	反唇相讥	(2 8 9)
第二十二章	求授	(3 0 7)
第二十三章	突变	(3 2 2)
第二十四章	苦夜	(3 3 8)
第二十五章	情真意切	(3 5 3)
第二十六章	古碑怨	(3 6 5)

第一章 张得寿忌老

农历四月初八，是乌龙川一年一度的骡马大会。今年的骡马大会要比往年红火热闹得多：连住三个丰收年，把农民的粮囤儿、小肚儿填得扎扎实实；卖山货、打短活、倒买卖挣来的票子在手上点来点去，没处打发；电视机、收音机里成天价演播花花绿绿的外面世界，把年轻人引诱得直想往城市里跑，为了看一场歌星路浩的演出，把长途汽车都要挤炸……不叫大伙儿高兴红火几日，做甚？乡政府英明，特别请来一个唱传统老戏的梆子剧团，和一个现代味十足的流行歌舞演出队，在乱石滚滚的干河滩上，打对儿搭起两个大舞台，要叫他们比比高低，既叫老农民过过老戏瘾，也让小农民开开现代派艺术的眼福；县电影公司流动放映队也早早地把大海报贴出去：最新进口暴力故事片——《第一滴血》；县文化馆录像放映队更是见缝就钻，不甘落后，起会前一天就租赁了小学校的一个大教室，大海报吹得更叫年轻人心旌摇荡，急不可耐：什么超级武打录像《情海喋血》、《血溅鸳鸯楼》，什么最最最惊险录像片《007在巴黎》、《007在呼唤》、《007在行动》……好不邪乎！仅此三家，已把乌龙川的四月八搅得热火朝天。

风流父子

世居山里的庄稼人，一年难得有几日红火。从打吃罢过年饺子就撅起屁股挑拉刨种，在地里猛受，如今刚把希望的种籽拌着着滴滴汗珠播撒进肥沃的土地，小苗儿还刚努芽顶土，正是歇肩换气的空儿，谁个不想赶赶红火，逛逛庙会。人们呼儿唤女，抚老携幼，瞧戏的瞧戏，逛会的逛会。手头票子冲的，有什么好看的、好吃的、好穿好戴的都不肯误了；口袋不那么充实的，糖葫芦也要买一根两根，塞住娃儿们的馋嘴；便是身上一文不名的老婆婆，老汉汉，也乐得可会上干逛，开开眼福。从早到晚，村里村外，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手推车并举，你挤我撞，轰轰隆隆，川流不息，好不热闹快活。

万元户张得寿却真日怪！此刻，他家新造的瓦房大院。大门紧闭，院里鸡不鸣，狗不咬，冷冷清清。老汉大腿压二腿，独自坐在当院的青石礅上，红着大脸，高一声，低一声，有一句，没一句地骂什么人，口圈上积满厚厚的白沫；那张四方峻峥的大脸，本来就特别的红，此刻，肝火上攻，加上暮春的阳光火燎燎地晒着，更加红得像块出膛的大猪肝。

“老啦……老啦……老啦就怎么啦？老啦就得死？”

沉默了一阵，张得寿一抹口上的白沫，仿佛又来了精神，忽然一弹身子，仰起脸，拔高嗓门自言自语地嚷道：“我知道嫌我不死哩，死了你们才干净哩！老啦也不死，偏不死！咋？好日子才开头，偏要活哩！”

静悄悄的大院，一溜七间新堂屋。风不吹，树不摇，花花搭搭的树影儿洒在大玻璃窗上。一只老母鸡率领着一群小鸡崽，在

畜墙根啄吃嫩草芽儿。一只小花猪准是饿极了，不知几时蹦出圈，不识趣地跑到主人面前，伸着泥嘴，讨好地拱舐主人的脚面。张得寿穿着一双呢面高底的新鞋，觉得脚面一阵痒，猛然发现该死的小花猪在舐他的鞋，且已舐成个大花脸儿，那气便陡然一转，狠狠一脚，朝小花猪踹了上去。同时骂道：“畜类东西，你也作践老子！”

小花猪“哇”地叫着逃跑了，躲在圈墙下，瞪着惊悸的小眼睛，莫名其妙地瞅着它的主人，可怜兮兮的，好像抱怨说：我的老主人，你这是咋个啦？往常你笑眉喜眼的，总是挠着我，又给我挠痒痒，又给我拍脰，有时我窜进豆腐坊，雪白的豆腐也割给我吃，比对你的人儿子还亲哩；这阵子你好像变性，见谁也不顺眼，连我也变成你出气的主儿啦。

张得寿由于用力过猛，一只鞋流星似的飞了出去，巧巧不偏不倚地落在墙根那群鸡崽中间。鸡崽们丢魂落魄，满院惊散，老母鸡气红脸，乍着扇风鼓浪的翅膀，不满地朝他抗议示威。张得寿心疼的就是这双新鞋。他火不打一处生，索性操起一根干柴棍儿，不分青红皂白地朝老母鸡抡过去。霎时，满院内鸡飞猪叫……

“爹！你也不要这样难为人，把话摊开说说，好理无事，谁做甚你啦？”

话语随着“砰”地一声，从西间的花风门里走出一个油头粉面、西装革履的小后生。那身洋打扮，虽然不像城里人那样得体，但在迎门的阳光照耀下，倒也分外光亮生辉，楚楚动人。

张得寿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张大乖，二儿子叫张二乖。这

位推着花风门闪出来的小后生，就是他的乖儿子张二乖。

张二乖一脸不高兴，以致使满脸粉刺疙瘩都充血溢红。他一边往细长细长的脖子上打着粉红色领带，一边冲爹火气挺大地说：“柳梅也只不过说了一句淡话，你愿穿愿买什么样子的鞋，还不是都由你？你要心里喜欢，言语一声，叫柳梅再给你买一打，也不是买不上。村里买不上，还有城里，县城买不下，就是坐汽车上太原，也要给你买来。犯得着你生这么在的气？噢！”

这时，花风门旁边的大玻璃窗户里，映出一张花儿似的俊脸蛋。薄薄的嘴唇打了足够的口红，嘴里啣着一支金灿灿的发卡，两只手正伸在脑后梳理披肩云发；只是那双几乎贴在玻璃上的杏子眼，煞像一对喷火的枪口，有些儿大煞风景。

“老子不稀罕！老子吃多啦，想骂哩，谁管得着！老子愿穿什么就要穿什么，谁管得住？倒想不由我哩，这个家还轮不上你来当！”

张得寿骂了半上午，正逮不着个气主儿，这时见二儿子搭了话，便拍腕蹦起来一阵好骂。

张二乖本来和媳妇柳梅在房里穿戴打扮，准备去赶会，实在是叫他爹骂得出不了门，忍不住才走了出来。可是，出来又能咋？要是外人，他那二杆子脾气说不定三拳两脚就上去；可眼前毕竟是自己的亲老子，打不得，骂不得，呼哧呼哧气了半天，只好忍着说：

“爹！你说说这是何苦来着？人家都高高兴兴去瞧戏赶会，你一大早起来就坐在当院指桑骂槐，又打鸡，又骂猪，真个是你儿

子你媳妇招惹你来？亏待你啦？没给你端吃，没给你端喝啦？真要是那样，你骂，你打，俺们也认了。可你……”二乖长就一副灵牙俐口，又表现出一脸委屈和真诚，几句话倒真把张得寿问住了。他见爹光吧咂嘴，不再吭气，便越发反守为攻地说：“你也说呀！当小的嘴短，也不能无缘无故受这种气。柳梅说了几句诳话，也是好心，就算她多嘴，还有个大人不见小人怪，犯得上你坐在当院，没完没了的生气？嗔！越老越以老卖老！”

本来，这一通数落已经使张得寿自觉理亏，不料张二乖又把柳梅私下骂爹“以老卖老”的话也冒了出来，一下又把老汉掇得蹦了起来。

“老子越老越咋？老子就要以老卖老！老子就是越老越——”

张二乖也翻了脸。

“老子叫唤？驴才叫唤。老子是叫驴，你小子也是驴做的！”

“鸡蛋找缝！你不嫌丢人，人家还嫌败兴！”

张二乖气得呼哧呼哧的，领带越挽越不成样子，索性噌噌扯下，一屁股坐在门口：“你嚷吧！没见过你这种当爹的。”

“没见过？没见过就要叫你畜生见见！你嫌老子败兴，你拿根绳勒死我！”张得寿光着一只大脚，又蹦又跳，满口白沫，越骂越横，“老子做下你，丢你的人败你的兴，你也活该着。哼！你嫌老子老，老子偏要学少年，偏要越活越烧不透，老来俏，老风流！偏要满世界去臊！”

这话分明是隔山擂鼓，冲着屋里的儿媳妇来了。二乖不禁心口一悸。

昨日夜里，二乖下河南余黄豆回来，一进门媳妇柳梅就神乎其神地对他说，爹在村上厮跟上人啦”二乖累得灰灰的，哪里有心思听她瞎叨叨。吃过饭，柳梅又在他耳边叨唠。二乖向来对这种事不在乎。男人厮跟女人，在他来说是天经地义。村上哪个男人不是搂着自己的，瞅着别人的。不过真说到他爹，他却皱了眉头，说：“你别听风就是雨，张口瞎喳喳，爹是那种人？我娘死了十几年都没听说过爹一句闲话，真是厮跟人，早几年就厮跟上了，如今五十大几的人，老也老了，还有心思走黑道？去！我才不信。”

柳梅杏眼一瞪，低声唾道：“你才瞎喳喳！你没长眼睛也没长耳朵？起初我也没在意，后来风吹进耳朵，我才留了心。你就真没发现你爹变啦？半夜三更还往外跑，回来还哼哼叽叽唱秧歌。昨天我从外面回来，一进街门就听见有个人唱，还当是唱戏的跑到咱家来了呢。走到堂房门口一看，吔！是你爹站在立柜镜子前自打自唱，都快羞死我啦。”

二乖何尝没发现他爹变了呢，不过他总不愿意在媳妇面前承认自己的老子有什么不好。说道：

“唱几句有什么，你爹年轻时就会唱秧歌戏，每年正月十五村上闹红火，我爹还是唱旦的呢。”

“死鬼，！你知道他唱得什么？”

“唱得什么？”

“我也记不住。反正听得他唱什么‘日头出来一杆杆高，玉娇奴想起事一条’，又扭又唱。”

“这有什么。这叫《打酸枣》，我也会唱，不信我唱给你听。”

二乖真的接住唱起来。“昨日城南地里去送饭，看见那赵家坟里好酸枣。奴有心吃上一把糖酸枣，又恐怕单人独马摘不了。忽然想起人一个，叫了一声哥哥的小亲亲我的小娇娇——”笑着搂住媳妇就倒在床上。

柳梅把他推开，恼上眉梢。唾道：

“我给你说话，你就没一回待听！”

“二乖乖乖地说：

“我听，我听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柳梅咕嘟起小嘴不叫他靠近。二乖又哄了半日，才又说道：

“看你爹那德性！有了几个钱，烧得他还有个当老子的样儿？什么时兴买什么，什么好穿穿什么。那么大个人，还穿羽绒衣，就差没和你一样，穿这号露沟显蛋的裤子啦。一天刮十八遍胡子，脸都刮成猴屁股。他不嫌臊，我还替他脸红，我还怕人家骂他扒灰哩！”

“行了行了！我爹都叫你糟踏得不是人啦！”二乖真有点火了。“我爹刮刮胡子、穿身时髦衣裳也成了严重问题，你娘成天价照镜子，揪眉毛，搽脸抹粉，又该咋说？人家还没人敢说我爹扒灰，你倒说得出口！你爹扒灰不扒灰，你不知道？扒灰你娘啦？”

张二乖赌气忍住冲动，撂倒在床上，不再答理她。柳梅自知言重，也不敢硬来，闷坐了一会儿，脱了上衣，露出两个白敦敦的奶头，又照着镜子洒了几点花露水，然后百般娇媚地搵在二乖眼前，堆直笑脸说：“死鬼！你真不？”

二乖故意翻过身去。

“我看你有志气！”柳梅说着也故意背对背躺下。但过了片刻，她终究还是忍不住，又哧哧笑说：

“哎！给你说句正话。今清晨我给爹叠炕，你猜他枕头下藏着个甚？”

二乖依旧一动不动。

“听着了没有！”

“我猜不着！”二乖气生生地说。

“就要你猜嘛！”

“不猜！”

“你猜不猜！”

柳梅忽地坐起来穿衣服。这一招最厉害，二乖最怕媳妇一生气就往娘家跑。她真要跑回娘家，二乖起码又得低下头去请三天，更不要说又得挨那个厉害的丈母娘数落。

看见柳梅真的穿了衣服下床，二乖的志气像锥子攘透的皮球，登时瘪了。他忽地坐来，一把又把媳妇放倒，连声赔笑说：

“我猜，我猜，我猜还不行？”

“死鬼！你不是抖志气嘛？”柳梅其实也并不真心想和他斗气，小夫妻离开半个多月，盼还盼不回来呢。

“我一猜俩中——情书？”

“哧！那倒还够不上。”

“那是啥？”

“电剃刀。”

“嗨！我还当真是我老子给你妈写情书啦！”

“你……要你作践我妈！”

“你要作践我爹嘛！”

“我说的都是事实。”

“就一把电剃刀算什么事实？好了好了，我的小亲亲小爱爱……”

张二乖下河南走了半个多月，看见媳妇那粉脸鼓腮，早已欲火烧身，急不可耐，哪还有心思听这些闲言碎语，一个猛虎扑食，把柳梅按倒。

柳梅故意吊他胃口，又推开他，护着身子，娇恼地说：

“人家给你说正话，你心里就没俺。你别沾俺！”

二乖千依百顺，赔笑赌咒，才哄得柳梅宽衣落枕。但柳梅依旧一边告诉他，她听她娘说，说二乖他爹这阵子尽往南沟跑串，还总是半夜三更的；昨日傍黑，狗蛋媳妇碰见他提着一大包豆腐渣进了双巧家院……

张二乖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心里骂道：“又是你娘那张破嘴！”

其实，关于他爹厮跟女人的事，他早隐隐约约听得些风声。特别是南沟秀妮娘生病住医院那阵子，村上就有人说闲话。后来，他爹偷空摸空往南沟去，给秀妮家送豆腐渣，他也遇见过一两回。可是，对于光棍找寡妇这类风情事，二乖有二乖的看法，自家炕头搂着自己媳妇的男人还想别人家的女人哩，何况我爹打了一二十年光棍哩！他很想得开。不过，他终究还是不愿意打自己媳妇口里听见说自己爹的闲话，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。

这时，既然柳梅把话挑明了，他也只好打圆场，劝道：“这种

事，听见作个没听见算了，谁家的锅底没有黑？我娘死得早，我爹又不是老得咬不动豆腐，串串门，解解闷，也没啥了不起。”

柳梅说：“我又不是反对他串门子，你当他就只是串门子解闷？”

“那你说他还能咋个？”二乖不想再住深里说，明知故问。

柳梅撇嘴说：“你没听见，人家说的可难听啦。”

“啥难听不难听，无非是打了个伙计！村上打伙计的人能给你数一汽车。炕上躺着自己的还想偷啃别人的哩，兴他们吃肉，就不兴我爹沾腥？”

“噢，原来你也操上这号黑心！”二乖刚捉摸到热处，柳梅又不让他了。“你们父子都不安好心！怪不得你下河南一走就不回来，谁知道你在外边又瞧上哪个你娘啦！你别以为我是瞎子，聋子，什么也不知道，那回赶集，我就看你在那臊货挤眉弄眼……你们爷子安得好心！老不正经，小不正经！”

“行了行了！叫你说得我们张家都不是人了？”

柳梅的醋劲发作，小两口好事没作成，倒又吵起来。

最后，还是二乖熬煎不住，左一个检讨，右一个发誓赌咒，哄得媳妇调过脸来。柳梅拿捏二乖有许多招数，其中床上这一招是最得手的，这是她进张家门坎时，她娘传授的老经验：娶过三天不脱裤子，就把张家的钥匙拿到手，三个光棍就乖乖儿听从你摆布。

柳梅掏心地说：“爹要是真个图解闷儿，我也不嫌，你能听见作没听见，我当媳妇的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怕他心野了，老

起少心，给你引上门来。”

二乖说：“你放心，爹不是那种人。我娘死了多少年，他都没提过这事，如今老都老了，还有那个心思？再说，老大还是光棍一条，就是娶女人也轮不到他，咱哥先不依。过来吧！”

柳梅狠狠拧了他一下，又警告他敢在外边沾花惹草，当心咬掉舌头，才欢欢就范……

莫非昨夜的话，叫爹听见？要不然，好端端的，爹怎么会生恁大的气？

二乖想着，脸色红一块，紫一块，上火下，眼睛都气歪了。那副憋气样子，真想恨不得蹦上去抽他两个耳光。你是个啥老子？可是他没有这个胆量，也没有这个力量。别看他年轻，二十郎当岁，但站在他老子面前，活像庙里金刚面前立了个猴儿，要动手脚，还真吃架不住他老子那豆腐浆水泡的呲牙咧嘴似的大巴掌。

“二乖，回来！”

张二乖正被老子骂得楞怔下不了台，突然隔窗户传来媳妇一声吼叫。他像雷打了似的，拍腕站起，抬头看看天色已经晌午过了，街上也传来咚咚锵锵的锣鼓声。都快开戏了。二乖犹豫一下，心软下来。朝爹央告道：

“爹！你这是故意叫人家骂你儿子、媳妇不孝敬。柳梅给你做下饭你不吃，大哥在豆腐坊忙活，腾出手来把饭端在你手边，你非要他端回去不行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我怕得噎食病撑死！”

张得寿粗大的手背抹一下口圈上的白沫，依旧大模大样地坐